讀春秋存稿

讀春秋存稿自敘

仁和趙佑

春秋難讀有三傳更難讀三傳注疏彼此爭相護而各不相下益難讀至宋胡氏乃獨出意解取三者而離之合之期求通於三者之外以自成其爲一家之經一家之傳就其一家之中而已有不可以通者而春秋之難讀也甚矣雖然其實春秋非難讀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其文則史斯語也固已盡乎春秋盡乎讀春秋之法矣世之儒者其孰不知有斯語而奉以爲讀春秋之法夫誠知此則凡公羊穀梁所

謂隱無正。桓無王。與夫王不稱天之說。可讀而廢也。左氏所謂弑君稱君君無道之說可讀而廢也。何休之黜周王魯。胡氏之改制行權。更不問而知其可廢也。吾于其可廢者去之。其不可廢者取之因而討論往復乎其間。以吾之讀與古人之讀日相稽而未有已。不必吾之讀之悉與古人之讀曲相徇。而無不可以交相發。則吾有見古人之讀之無不可以爲吾之讀也。而何難乎春秋。古人之讀春秋也。恒先公羊穀梁。而後左氏。後人之讀春秋。則左氏最所先。而公穀

後其善讀左氏者莫如杜氏孔氏杜氏未足爲有功聖經而有功左氏孔亦足爲有功杜氏宋以後讀左氏而能爲杜孔救正者甚多要其至莫逮也善讀穀梁者有范氏若何氏則不善讀公羊者也大較公穀之爲春秋本不及左而何范復不及杜徐氏楊氏又遠于孔雖然亦各有宜取焉宜去焉則在乎吾之讀之善與古人之讀相稽而不已焉已矣予先爲胡傳舉正六卷其平昔之讀三傳而隨時涉筆迄于今未有已者恒念五經唯春秋說者最多則亦可以已矣

而仍不自知其不已擬更爲三傳注疏舉正怯其繁重難悉因第取可存者存之除已具六卷中者得若干篇皆雜錄不拘經次亦以存吾之所爲讀春秋而已夫讀春秋者固必知其非難讀而後可以起吾之讀讀之而後知其非難讀者乃眞難讀也由春秋推之皆是也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八月朔日

讀春秋存稿卷一目次

惠公仲子
惠公仲子二
君氏卒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鄭莊公
鄭忽
鄭忽二
趙盾

許止

洩冶

叔仲惠伯

惠公仲子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先書孟子卒。後書生隱公。則隱公生在孟子卒之後矣。然後又書仲子歸于我。則仲子歸在隱公生之後矣。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非猶是姪娣媵之倫也。古者諸侯不再娶。故一娶九女。而惠公再娶者。晩周之變禮也。衛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此嫡存而娶者也。于

分止爲庶魯惠公孟子卒而仲子歸此嫡死而娶者
也于禮未得槩稱嫡而猶別于媵公羊之言桓母貴
以此也何休因注爲右媵則非矣若猶是媵而貴處
右也是卽杜注所謂次妃也曷爲不繼室以仲子而
以聲子也明孟子卒時仲子未歸魯而聲子實次于
元妃也惠蓋以隱公雖生未爲適嗣輙徇手文之瑞
更續二姓之盟遂乃生稱夫人子爲太子至于天王
降而歸賵固非聲子所得並隱公所致違耳然以質
之先王之禮則失其正矣其在後世再娶猶是嫡而

在古則無二嫡也故公羊又謂其尊卑也微春秋謹于微非必禁世之以繼嫡爲嫡而特惡夫非嫡而奪嫡故先于仲子乎別其嫌直書姓字而不稱夫人及其歿也魯既成其爲夫人之禮矣不得不書夫人書薨而猶略其葬與謚蓋仲子實處非媵非嫡之間爲古禮所未有而惠公始變之平王從而成之是聖經之所譏也

禮喪服有繼母如母之條有父必三年然後娶之文則古得以繼娶爲正是以大舜閔子皆以事後

毋聞。蓋此禮惟士庶人有之。其適士大夫以上。皆備妾媵。自無所庸繼耳。魯惠公蓋始變之。而其後齊晏嬰請繼室于晉。遂爲上下通行矣。入春秋書此。所以別嫌明微。然非得左氏于發首明揭本末。公穀未足盡其實也。

惠公仲子二

成風母以子貴者也仲子子以母貴者也穀梁則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蓋準文九年書僖公成風例似有可從說者多因以疑左氏愚案仲子若同成風例何以不如成風之舉謚范甯以其未有謚斷爲孝公時卒則惠公在位四十餘年至此距仲子卒已五十年豈有尙歸賵之理其爲不周事之用不且十倍于文五年榮叔之事乎注又云仲子早卒無由追賵故因惠公之喪而來賵之則是

惠公之賵與仲子之賵兩事也主歸惠公而兼及仲子猶之僖公成風之禭亦是兩事而繫母于子其說與左氏公羊差覺可通疏則謂僖公成風之禭明母以子氏直歸成風禭而已此文正與彼同則又豈有新喪之賵不歸而反遠及五十年仲子之理是終不可以通也夫惟傳云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有較切于左氏之貶緩與豫凶事者緩與豫第行禮之小不當時賵妾則不當人無時而可也

君氏卒

君當作尹春秋三傳以左氏爲大官斷非公穀所可及凡公穀與左氏違失處一以左氏正之可也唯君氏之書吾獨以左氏爲失實而杜註承訛焉何也聲子而得有謚則隱公非不備禮于其母者也婦人稱姓自禮之常豈以姓之去留爲重輕今云避仲子則隱方爲君其母儼然君母矣君母而謂之君氏君之誰氏耶此名言之不順當時國人未必爲此稱聖經更未必刱此稱也吾故以爲公穀經之作尹氏而公

羊以為譏世卿實近事理顧猶惜其顢頇而于聖人之意有未能曲盡者蓋春秋之始于魯隱公世皆漫意為賢隱公之讓而不知其非賢隱也托之隱也孟子以魯之春秋與晉楚之史為一則知聖人以魯人而因魯史非獨有私于魯矣穀梁以隱公之讓桓為不正則知聖人非賢隱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觀其入經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卽繼之書天王崩書尹氏卒則知聖人憂王室懼世道之本衷所為寄矣平王

東遷之始王。尹氏者。卽詩小雅節南山所刺之尹氏太師。而平王所與空我師者也。平王當國既卒斬之後。忘君父之大仇。棄祖宗之成業。苟且東奔。弗慮弗圖。一委政柄于尹氏。尹氏以世臣重望。妄憑勢燄以樹私黨。而無憂國濟難之忠。遂使宗周盡淪于戎馬而不顧。文武之道之不復。唯此一君一臣實成之。故詩人刺之。聖人傷之。觀詩之言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秦襄公既承王命。有周地。周民爲秦民矣。而其詩猶曰。王于興師。與子同仇。蓋

皆平王四十九年以前故家遺族賢人君子無不日夕悲憤冀王之一旦激發以還周道如匪風下泉其尤顯見者也逮歷四十九年之久而所以振興者無聞則王迹之熄已極春秋不得不作矣是時爲隱公之元于是托始焉而三年即天王崩之年也以王之親遭大難而迄不聞振興以至此崩他何望矣又即書尹氏卒以如此之君佐之以如此之臣至此而始卒王迹安得而不熄也天耶人耶蓋傷之至也春秋外大夫不卒此尹氏王朝之世卿其在春秋以前或

當有與魯交接之事。舊史書其卒當如王子虎劉卷。同盟而赴以名之例。聖人爲之削名舉氏。以見義。是故卒王子虎劉卷者。重其尊王室之功。嘉之也。卒尹氏者。著其成東遷之罪。斥之也。皆春秋世變之大關。而筆削之微旨也。然而公穀。則尙未逹乎此。公羊于其書氏。苐爲譏世卿。于其書卒。又謂爲諸侯之主。穀梁亦言爲魯主。于是何氏注。言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范氏注。亦言詔魯人之弔者。夫天王崩以三月庚戌。尹氏卒以夏四月辛卯。則諸侯之

未及會弔。與尹氏之未及爲諸侯主。明矣。中間不言公如京師。與某如京師。而下乃書武氏子來求賻。復何魯人往奔喪之有哉。此則胡氏傳所以從公羊。而獨取其譏世卿。朱子并用之入節南山詩傳中者也。雖然。公穀之經固當從。而左氏之經仍不可沒也。何以言之。三家傳異。經亦異。究之左氏主。公穀其佐而已。夫立乎定哀以溯隱桓。雖孔子不免傳聞異詞。安必左氏之無一訛。偶訛。亦于左乎何傷。自不必曲阿之。然豈可直改之。此君氏。茀仍左氏經。而于下注云。

君當作尹。公羊穀梁皆作尹。則于義兩不相背矣。胡氏于全經既通主左氏本。又時雜取公穀本一二以改之。如此君氏之直爲尹氏。以至紀裂繻之爲履綸。紀子帛之爲子伯。鄭人來渝平之爲輸平。之類則是既非左氏。又非公穀。不但欲于三家傳義之後。自成爲胡氏春秋傳。并將于三家經本之外。自成其爲胡氏春秋經也。毋亦失古人傳信傳疑之道而過于好自用矣乎。

僖十四年鄫季姬。亦左傳之失實。爲杜氏棄經任

傳顯然者。當從公穀。前儒論之已備。故不復出。自記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傳之說夫人迥殊。先儒多從穀梁。間嘗合而參之。蓋三說者。皆有可存。皆有可疑。何則。穀梁以夫人爲成風則成風有母以子貴之道。僖公以哀姜不可配先君。尊其母爲夫人。而奉之以告于廟。此漢黜呂后而以薄后配后土之義也。未爲不可也。但既母以子貴而何貶焉。以去氏姓爲貶。而第言夫人。則將安知夫人之爲誰乎。左氏以夫人爲哀姜。蓋經書薨書葬。亦既備夫人

之禮矣自書哀姜薨葬後經無別有夫人之書似此夫人義得承上不嫌于無氏姓也未爲不可也然哀實淫亂與弑二君于義當絕至見殺于齊僖公請其喪葬之本屬可已乃復從旣歷三禘之後而重爲此致以恫先君乎公羊以夫人爲公之娶齊女則致爲致婦之致僖公之娶未嘗見經至十一年忽有公及夫人姜氏之書不應前此獨闕逆婦之禮唯此書致夫人有可以當夫人婦姜至自齊之義爲其禮有違失而譏不備文未爲不可也然經明書夫人何以知

爲媵女魯君從無娶于楚者。釗僖方與桓攘楚。而何桓之肯以齊女爲楚媵。而又脅魯之必致夫人于其女。均非情理所宜出。故曰皆可疑也。則是不如闕疑之爲愈也。雖然。諸家但知于經求夫人之實。而未于經求致字之實。竊更反復考尋。蓋致者。婚禮之所有事。乃女嫁三月成婦。女國使人加聘問。序殷勤之意。由古禮謙謹。首嚴婚姻。恒恐女之不足以當舅姑。必待三月而後成爲婦。有廟見之儀。有反馬之事。則女國使人來致其禮。故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注疏皆言自魯而出則曰致女自他國來則總曰聘而傳以致夫人釋之明此致夫人當與彼同矣是時蓋僖公娶齊桓女為夫人于其三月廟見齊使來致夫人之時舉行大祭以侈大之此夫人其卽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者歟公羊說似尚可考而惜其以妾為妻之非的据耳至夫人之氏姓自當于其逆其至書之而此固在可略經既不備其逆與

至于是說者不得其實歧出而莫適主夫以左氏之傳經明知有致夫人之禮而猶不免偶誤何況公穀是故經之難讀莫甚于春秋也

闕疑最當魯禘本僭用致夫人則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卽夫人未有的考經義固直書自見也就三傳折衷之夫人亦必非哀姜成風哀姜已歿例得舉謚成風前未見經當舉氏直稱夫人以何明之此實左氏之誤紀穀粱之臆決稍主公羊而去其支離仍就左氏穿穴得以經証經之法故存之

鄭莊公

人春秋第一不子不臣爲亂世之奸雄者鄭莊公也左氏深疾惡之故于經書克段備詳其陰很謂之鄭志郎穀粱所謂處心積慮成乎殺者末贊潁考叔所以正刺莊公也母子天性何待人之施及身爲國君方將施及人而待人施及乎既著其不子隨著其不臣以補經闕故有交質之篇實爲後三國從王伐鄭預立罪案曰王貳于虢王豈可言貳鄭以王爲貳也曰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何人哉鄭以爲周人也曰

周鄭曰二國鄭固視周如二國也傳因通言二國之常以明之而君臣名分不言具見也夫鄭至敢于稱兵王畿取禾麥質王子王之爲列國細艮不足言斯其人豈尚知修臣節者哉乃于朝王不禮而猶以齊朝王且討宋之不王蓋特挾天子以令諸侯又假諸侯以要天子儼有先桓文圖伯之意焉而不揆其德力也其取宋二邑歸于魯亦以利結魯實歸宋之怨于魯也入許之役主兵者齊而魯鄭其從明矣傳則獨叙鄭之授兵繼之以鄭師畢登若無齊魯也者蓋

莊公志圖有許明欲以許自爲功而特恐其不能久有許既知不能有許復不肯以許還許于是使奉許叔外假存許之名而又使監許之人分許而東西之以幸他日之盡擧許至于言周之子孫言太岳意直兼照齊魯想見其左右瞻顧目動言肆眞有牢籠一世之才左公皆取而極形之如此然而一再曰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者豈左之予莊哉皆著當時之人爲其所蒙而有斯語凡傳所載君子曰皆于義有合有離者也迨

至繻葛一戰而鄭罪益千古莫逭則苐直書而自見無所用其微文隱刺矣然而杜注皆未能發明方且于其朝王謂莊公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于其勞王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林注亦以莊公得伐叛討貳存亾繼絕之禮後之論者因并譏左氏之言爲害義爲迂腐蓋皆不善讀左氏也哉

鄭忽

鄭昭公之失國。議者以其不從齊昏。失大國之援。此由左公善自爲謀一語。未免成敗論人。而征南議其見逐見殺。亦棄經阿傳之一端。不可以爲訓也。夫忽之辭昏正矣。其云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卓然君子自强之旨。覩彼藉人之援。以行爭奪于同氣間者。又得謂之善謀國哉。觀經于忽無貶詞。其出奔也。特繫之鄭。以別于突。其復歸也。特書世子以正其初。世子宜君者也。鄭者忽之鄭也。則厲之惡見。而忽之正彰矣。

林註會公穀意斯爲簡直寧得如杜云爾乎夫辭昬一事也失國又一事也唯其有前之辭而適有後之變故左氏推本言之則但當以無援爲昭哀不當以辭昏爲昭咎竊謂內寵多者爭端必多此因莊公有以釀之而突又奸雄鷙忍卽使忽誠婚齊得大援矣突遂能俛首爲之下而免于內外蛇之鬭乎其鬭而忽斃是無援失有援亦失援固不足恃也其鬭而突斃然則當其合嘉禮于大邦而已藏禍心于骨肉矣仁人君子豈忍出此哉昭公非庸才也自其爲太子

而功名建聞于諸侯則必無不能君之慮然且突橫
而來則不爭以去突竄而出則急難而歸倘得一二
忠貞之臣匡定其間其不至于逐且弒而大臣如祭
仲者老詩無謀國之忠始以宋脅而逐昭繼因壻怨
而逐厲覗渠彌之弒不能討知子亹之殺不能救是
亂鄭實仲乃詩序誤以有女同車諸詩爲刺忽而朴
氏直謂亂鄭國者實忽之由幾何不令大義微而聖
經晦于千載也

鄭忽二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書法一也、而有不同、鄭忽既葬未踰年之君、名正也、曹羈、莒展輿、已踰年之君也、名罪也、突赤不繫國、不正也、莒去疾得繫莒、正也、案公羊之例、凡國君在喪、君薨稱名、既葬稱子、踰年稱君、名、如子般卒是也、子、如子卒宋子衛子是也、君、如公即位是也、所以必踰年稱者、所謂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雖先君既葬、猶未得稱

之、其既踰年、雖未葬亦得稱之、所謂緣臣民之義、國不可曠年無君也、文公元年先書公卽位後書葬我君僖公是也、公穀釋經考事常不及左、而此例獨爲精察、質之經文無不合、是不刊之義也、然而子之稱、唯公侯有之、非伯子男得援爲例、蓋子者、對父之稱、又諸侯之降稱也、子男義無可降、凡降殺以兩、伯上近侯、下近子、故伯降不得稱子、而與子男同稱名、是故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氏曰、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同、於成君無所

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皆釋忽所以稱名不與宋子衛子同之義也然則伯子男在喪自君薨未葬以至既葬皆降而稱名明矣左氏亦于僖九年發其例曰凡在喪公侯曰子不言伯子男是與公羊同也杜注公侯位尊下絕伯子男非必與公羊異也乃又不用其例而以爲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于是以鄭忽之書名于既葬後者爲國人賤之以名赴夫曹羈以既踰年之君宜爵而名可言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莒展輿有弒立之

罪。忽則皆非其倫也。安見不能自君。國人不君之而質之經傳。轉多不合。試觀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維時衛文公已葬。而成公稱子。未踰年也。猶之鄭莊公已葬。未踰年。而鄭忽書名。一用公侯例。一用伯子男例。足以見公羊踰年稱君之爲確義。宜與左相輔。而杜例不免于曲矣。衛子注。衛文公已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故降名從未成君書子以善之。曲見顯然。經傳無以降爲善之例。皆杜之必不肯采公羊也。

杜蓋泥于僖九年傳。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之文。未深體傳意有轉折。蓋言宋桓未葬。襄公當

名。以會諸侯故。而曰子也。卽何休注。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是也。下因通言在喪之例。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未葬固是在喪。既葬未踰年。猶是在喪也。杜則專以在喪爲未葬。因遂以稱子亦專爲未葬。而既葬無不成君稱爵。不待踰年卽位矣。春秋時。固有不待踰年而稱爵。以會諸侯。伐人國者。經不皆貶例。第備書其卒葬年月。而惡自見。不得因此反疑公羊例爲不確。予說春秋。覺公穀說之可取以翼左者。

十不過四而獨以公羊國君在喪與一事而再見前目後凡之例二者為不可易杜注勝于何氏之穿鑿者十常七而亦或遜之先儒譏其棄經任傳亦時有經傳竝違失者并識于此

趙盾

晉襄公卒靈公少趙盾謀立公子雍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宣子患之乃立靈公魯宣公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論曰趙盾不可以為人臣矣夫襄公之顧命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如此乎重以周也而亟背之何哉或曰晉靈公不君意盾有以逆其儆歟曰方少何由逆之誠宜慎選左右講明朝夕以格其心非俾紹先烈靈何至于不君不君盾罪也不君而以驟諫驟非諫法也盾實棄其君

于不才又欲迫制之以就吾而不得而終之以弒良臣用心固有是哉吾觀宣子之不討賊一則暱其私親一則德其助已至于使穿逆黑臀則并欲掩其弒君之罪俾之迎立新君以爲功蓋盾之視弒其君有安忍之心焉故惡名有不恤而事唯其所得爲如此然而孔子稱之以其能容董狐之直較諸崔杼則亦良矣是特就事論事而非遂許盾之爲人也盾之爲人即如翳桑一事其與惠而不知爲政何異而所憑之權勢有過于子產故得牢籠一國內外附之他日

者盾嘗討宋人弑君矣盾非能伸大義于天下者也靈公之立上下不能無猜而爲此以立威而成名威立斯權行名成卽惡不妨受嗚呼此盾之志也自韓厥稱宣孟之忠而後之傳者則曰趙盾不弑君謂之弑君若經之深文者夫盾之君明明死于弑矣已與君鬬而出而賊君者卽其私人則非盾弑而何或又曰由董史之言盾如討賊當不謂之弑君曰是不然盾雖討賊不得爲不弑君也司馬昭殺成濟矣謂昭非弑君可乎又曰成濟昭使之盾未聞使穿也曰靈

之立非盾志又驟諫而不入夫寧非穿之預有以窺盾盾之陰有以援穿而傳之微其詞者耶故曰趙盾不可以爲人臣矣善夫陽處父之謂宣子能宣子本未能之一字盡之亦能臣而奸雄者耳能治國能弑君獨不能事君難矣哉

元明說者多謂鉏麑實盾殺之而假爲之詞提彌明靈輒皆盾之預置私人于君側宣子未出山而復明是匿跡以待成事皆不易之論故不復及

許止

食可嘗也藥不可嘗也嘗藥之說獨見于禮記與公穀之春秋傳爲他經所無禮記出漢儒雜采周秦間書而成其言有甚純有甚駁不盡合于先王之禮孔子之教公羊氏穀梁氏皆漢儒而傳春秋者也宜其多不合也蓋嘗食之禮特爲臣子者恐其或不適于君父之口所以示臣子謹事君父之意然于施之賓客亦有然焉則已可知爲禮之一節而不足以言大坊矣若夫藥非猶夫食之可宜于人人而皆得嘗之

者也藥必視其病無病勿藥也非是病非是藥也為人子事父母其先在乎知醫臨事在乎擇醫果知醫則凡藥之有毒無毒與病之宜是藥與否不待嘗也不知醫而能擇醫則夫醫之可任不可任與其藥之宜是病與否吾已擇其可任而無不宜矣不待嘗也藥能生人能殺人非是病而是藥足以殺人無病而藥亦足以殺人臣子萬無進其足以殺人之藥于君父之理然而君父有疾宜是藥臣子無是疾初不宜是藥也浸假而必嘗之少嘗之則其宜與否未必遂

見多嘗之則宜者未必立見功而不宜者且立見敗
矣若之何父母方有疾而反遺父母以痛子之敗也
吾故以爲嘗藥之說非先王之禮孔子之教也卽或
有之亦第假以示臣子謹事君父不可以不知醫不
可以不擇醫而已必無以不嘗藥而遂加以弑君大
惡名者蓋春秋謹嚴嚴故不縱謹故不濫故有非其
人之親弑君而書弑者鄭公子歸生以執政從首惡
例春秋之嚴也有傳言弑而經不書弑者鄭伯髡頑
齊侯陽生赴告之所隱舊史之所遺寧闕毋濫春秋

之謹也其他書弒皆實弒者也聖人無輕加人以大惡之理晉趙盾許世子止皆是也而何公羊穀梁之爲傳則以爲盾止不弒君謂之弒君加弒云爾止之加弒徒以不嘗藥云爾視盾之不討賊若其罪甚微而聖筆之益苛者嗟乎春秋弒君父者多矣罪至弒君父而極彼刃其君父以死謂之弒此徒以不嘗藥死亦加之弒輕重固若是班乎其他君父之以疾死者皆臣子之謹嘗藥乎經奚以獨苛于許止充公穀之說陳侯鮑以狂疾亾死而得之君有疾而臣子不

知衛任其亾而死其罪浮于不嘗藥矣宋伯姬以災卒由其待傅姆不至宋君臣之失衛君母罪更浮于不嘗藥矣經奚以竝書卒無異詞而穀梁且以經書曰弒爲正卒爲不使止爲弒父然則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書曰經之弒而書曰者比比是皆得謂之正卒不弒乎公羊又以書葬爲赦止穀并爲累及許君凡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此獨書葬與常同者疾世變之已甚不知討賊而視弒逆如故常所以志也夫臣子至于弒君父而反罪其君父所以警天下之

爲君父則可矣而反赦其臣子可乎善夫左氏之紀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瘧非死疾藥非由醫則爲其藥之足以死其父而出太子之逆謀簡而明矣何有所謂不嘗藥哉其又稱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者蓋當時之人有其說爲止之託于藥物以自解免而折之凡傳所載君子曰率多雜取當時人語固非足以當正旨也顧自公穀刱爲不嘗藥加弒之說世之儒者皆爲所蒙而不察其非禮教背經義杜氏不用其嘗藥猶用其加弒遂

据傳而曰譏止不舍藥物。夫父母有疾。人子無不下藥之理。藥物豈可舍者。抑亦誤會傳意也與。

元鄭玉春秋經傳闕疑曰。飲止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酖其父矣。父死而奔。是弒君而避討矣。苟非其弒父死之後。居喪卽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者乎。自左氏有舍藥物可也。而公穀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許止弒父之迹。幾泯。永嘉薛氏曰。止以藥弒蓋得之。

洩冶

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唯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陳洩冶之書名不必以其與凡殺書名爲罪之者同而遂過責之也是故杜注之說諸儒非之胡氏傳從穀梁不從杜雖然非杜可也或因杜而并及左不可也杜之失嘗棄經而任傳若洩冶之事不得謂之任傳也蓋傳無罪冶意誤由何氏作左氏膏肓初持其洩冶無罪之論妄以短左之罪冶及注公羊又以爲洩冶有罪自相矛盾良不足述矣杜氏不能申明左旨反㳂

何之誤以傳之信罪冶而不知其全背夫傳之紀冶諫也其詞直而簡未見其欲顯直于君父者也僅一諫而殺耳未若三諫而不聽者可以責其不去也且安知冶非陳之世臣有不去之節者乎衛靈公亦淫亂之朝也史魚既死猶以尸諫而孔子以與蘧伯玉竝稱古之以諫死而無益者有矣寧謂死皆足罪抑諫可廢乎吾故以爲杜之背尋其所以背厥由誤解傳紀孔子之引詩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此凡伯諫厲王言民方多邪僻戒王無更作爲邪僻之事

以甚之兩辟字連下本不當異訓也冶言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卽此詩之旨故孔子引之曰其洩冶之謂乎深歎冶之忠諫不異大雅詩人意也至家語而詞多衍益詳見疏蓋出後人纂造非孔子之言且就其言猶謂之狷是冶雖未足方比干之仁要當爲聖門所與非諸殺書名例所得同矣而自毛公以來其解詩皆以兩辟字異訓上辟字爲邪僻之辟而下辟則訓法杜氏不察而誤襲之孔氏疏又採家語衍益之言以證之于是後之論者皆因杜而不免并及左夫詩

之言果以民多邪僻而立法何戒之有其非詩旨明矣治之諫君豈可謂之立法其非孔子左氏之旨益明矣則又由其誤于詩而并誤于春秋也是則先儒所未及發者也

叔仲惠伯

孔父、仇牧、荀息皆死難之臣。左傳之言仇牧事甚略。而孔荀不免微詞。杜注因之。于三人者皆深致譏焉。唯公羊傳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又皆目之爲累。穀梁皆目之爲閑。論者以其義長于左氏。顧經獨不書叔仲惠伯。何休注謂其不賢。不如荀息。論者罕是正。叔仲惠伯者。文公太子之傅也。文公十八年經書冬十月子卒。傳言仲遂殺子惡及視而立宣公。詐以君命召

惠伯殺之者也公羊之言曰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之是惠伯與荀息無殊其死與三人者爲閑爲累無殊烏乎不賢然則經何以獨書子卒不書及叔彭生重在君也子卒之書猶隱閔之弒而書公薨諱也君方諱弒則其餘不得不從略置矣故雖以視之爲太子母弟貴而不及書叔仲惠伯之賢而不及書何注亦知舉君爲重足以盡不書之旨矣而又云不如荀息贅也

疏因而曲阿之。杜注則又以史畏襄仲。不敢書。皆非也。嗚呼。以叔仲惠伯之賢之無殊于三人者之閑且累。而獨不得見錄死難于聖經。是所謂士有幸不幸者耶。

讀春秋存稿卷一終

讀春秋存稿卷二目次

禘說

復讎說

祈死說

救日解

六羽解

肆夏解

惜也越竟乃免解

緩作主讀

會吳于柤補注
暨齊平補注
公如齊觀社補疏
郯繹補疏
濡水補疏
公羊注補疏
穀粱錯簡

禘說

漢儒混并禘祫莫不善于鄭康成之以禘即郊祭天又以爲祫大禘小馬融王肅以爲禘大祫小賈逵劉歆以爲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皆小異大同之見而魏晉以下行之唐宋儒者辨之文獻通考備載趙氏林氏楊氏諸人之說于排鄭尤力至因鄭而訾及左傳禮記甚哉說經之貽經害也及考後漢書張純之議已引禮緯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禘爲審諦昭穆尊卑義則鄭實因于張而論語載孔安國注禘祫之

禮爲序昭穆毁廟之主及羣廟主皆合食于太祖則張又因于孔禘祫之有別而無別久矣蓋古天子諸侯之禮亡以禘之說之難知聖人所未詳言諸經復少完具而後儒第約略參差然疑各出其奚怪焉夫周禮禮之大經也然而孰禘孰祫未有明文唯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饗朝饗先鄭以禘祫當之而康成未嘗從大宗伯言肆獻祼又言饋食康成以祫禘當之而諸儒又未能信則是周禮無可據也詩爲祭祀之樂歌未嘗一及禘祫語唯雝禘太祖也長發大

禘也。見于序。朱子嘗疑其不然。則是詩未可據也。書惟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說者援與長發末章相比附。然孔傳止爲烝嘗事。未嘗及禘祫。是書更無可據也。爾雅。禘。大祭也。合之論語有明文矣。而未免太簡。又不及祫。未足明其異同也。春秋。則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畢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有明文矣。復不及禘。鄭氏强援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實。未足明其異同也。夫惟左傳言禘屢。或順經文。或不順經文。皆爲示

譏。其于禘之人地年月曾無實在定義。鄭氏牽綴以作禘祫志諸家詢其徇魯禮之違失。非先王之正經。良是。而禮記雜湊之書。言禘尤多。其于四時祭名。忽言春礿夏禘。忽言春禘。又言禘有樂嘗無樂。鄭氏皆以爲夏殷制。周人改之。試質諸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云云。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云云。維詩亦云。禴祠烝嘗。並無禘名。文王作易當殷世已言禴祭。豈已改之。且祭豈有無樂者也。則直王制郊特牲舛謬耳。其不可假時禘之名。與禘衡也。予因

諸經之缺略畢竟文多者較足以廣參考則還取二經稍折中之蓋不但禘與祫有別幷祫與祫禘與禘別祫之別二曰時祫曰大祫馬氏既詳著之矣若禘之別二則時禘不與焉一曰大禘禮大傳喪服小記之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卽祭法國語並言禘黃帝禘嚳而鄭氏謂之祭感生帝者也二曰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杜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是也卽文二年之大事

于太廟。公羊以為大祫。杜氏仍言禘。徒因逆祀而異其文。鄭氏謂之魯禮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者也。一以始祖所自出之帝而名禘。言大以尊之一以審諦昭穆。而亦名禘。加吉以別之。大禘。唯天子得行。故大傳又云。諸侯及其太祖。明不得及所自出也。惟得祫而已。又曾子問所以獨言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而不言禘之旨也。吉禘。則諸侯皆得行。故疏引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伯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明為國君喪畢卽吉之通禮。而杜注止譏魯吉祭之

速不于太廟之失也。至僖八年禘于太廟。是時非有卽吉之事。徒因致夫人而侈其禮。經直書禘。則僭大禘矣。故注禘。三年大祭之名。葢不主鄭之五年。而其事在秋七月。雜記因之。言七月而禘。明堂位又言季夏六月。張純因之言夏四月。祫則冬十月。徒以此也。其實吉禘之年月。可以考知。大禘之年月。非可臆定也。大禘略同于郊。唯以始祖配所自出之帝。不及羣廟。葢尊所自出如天然。天唯始祖配也。吉禘略同于祫。特爲新主入廟。合羣廟之主于太廟祭之。而不名

祫祭畢乃奉其當遷之主入祧葢必先有告祭于已祧之主者而不畢升仍與大祫別與大禘全別矣諸儒唯不察乎此故皆以審諦昭穆兼羣廟主言大禘而致與祫混皆由不知禘之有二吉禘之非正禘也自朱子始定從趙伯循說分別禘祫爲致精矣故于論語之禘專主大傳小記之文以不欲觀爲失禮之中又失禮以不知爲深遠爲諱魯僭皆遠勝舊注然于禘之有二則未及考而言之馬氏知言之而第以時禘並衡以吉禘爲不足據不知漢儒之混并禘祫

曷嘗以一犆一祫之禘當大祭之禘哉夫鄭氏之學亦豈不能言禘之有二特無如其混大禘于郊而又混吉禘于祫故一失則俱失明其所由失以求其得知大禘則知所謂禘大而祫小知吉禘則知所謂祫大而禘小諸說未嘗無可存而自不至為一祭二名之嘖嘖並緯文之三年五年不必廢而自不至徇魯禮絜正經以讀諸經皆可折衷定矣

僞覆春秋繁露第六十八四祭篇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

月始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又第七十六祭義篇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機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麷也夏之初所受也機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嗣也夏約故曰礿貴所初也嘗言甘也烝言衆也蓋子時周禮未立王制方新而所述時祭名義無一及禘者足證戴記文字之有訛失則時禘之說益爲可廢矣而鄭萬斯大且以大禘即在四時祭中

者其謬自可不辨而明乃著平湖陸隴堂奎勳著禘說忽援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即周所謂大禘周公避太祖而稱宗後人以其配上帝故謂之禘盡斥禘黃帝禘嚳之文自矜刱獲其魯之郊禘辨謂魯立文王之廟在左傳謂之周廟當公未沒時已用禘樂既沒而禘猶功宗之配食皆臆鑿無理不暇備論萬氏陸氏並好學深思說經不乏可采而背戾時多陸之今文尚書說予既嘗於讀書雜識中略及之頃借讀其全集有所謂見

聖記者。自言其夢見伏羲周公孔子降庭問荅事。蓋皝諸梁劉勰文心雕龍。夢執丹漆之𧅪說。而加甚焉。吁異哉。繁露所言機實機當作机。卽几字今四庫書刻本譌也。姑仍之。并記

復讎說

春秋大復讎、故譏魯莊之婚齊、而賢齊襄之滅紀、魯莊誠足譏、齊襄不足賢也、其滅紀不得謂之復讎也、何者、君父之命不讎、齊哀侯之烹、天王烹之也、齊非得讎紀也、夫使非紀侯之譖於王、王不至於烹哀侯、是固齊所以讎紀之本、然使非王烹之、則紀之罪不足讎、是齊徒以王故讎紀也、哀侯之烹誠慘、王之烹誠枉、然當其時、周家號令方行、王必將以哀侯有當誅之罪而後爲之、齊其可以王爲枉乎哉、抑不敢讎

王而移以讎紀乎哉則亦何異乎讎王哉是固不足爲襄賢也況襄實不賢甚儼然爲人爲人君而淫於其妹其不知有祖父久矣是豈能復祖父之讎之人哉其逼紀也不過逞其貪心恃強大以凌弱小而藉口於久遠之事曰吾讎也以爲之名已耳紀侯自以不能下齊甘去其國而棄諸齊齊遂襲而有其地固非眞能聲讎之罪執讎之人而戮之以告於九世之廟也又烏足爲復讎也然而公羊子則且振振言之以聖經之賢襄公之滅紀爲復讎而又爲之諱不言

滅紀夫復讎誠足賢是方以復讎爲功也滅紀又嘗諱是且以滅紀爲罪也使齊果嘗讎紀而滅紀則復讎者臣子之大義聖經定當別有書法予之而又何罪而何諱之有吾觀夫紀侯雖去季猶在酅經尚存紀是本末可言齊滅之也是經之未嘗予齊得滅紀也是經之未嘗予齊得讎紀也而又何賢之有然則公羊之爲此毋亦激於魯莊之事將示天下萬世以君父之讎不可不復而姑因齊紀發之歟至其言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又所以示天

下萬世之爲君父意也

祈死說

聖賢有立命之道而無知死之術死而出於祈此人情事理之所絕無獨左傳紀二人焉曰晉范文子魯叔孫昭子文子傷厲公無道不忍見國之悖亂憂懼而死者也昭子憤季孫逐君其家衆實助之而不能正悔恨而死者也由左氏之言則皆以祈死得死若天應之不爽者死可以祈則生亦可以祈世之營生求福壽者踵接於廟壇未見其必應獨祈死則竟死是為天之吝生而樂死也二子如果忠誠足以格天

天方將假之年以濟難胡徇其請而速之死杜氏知其不然故爲之注云因禱自裁則又違傳矣自裁焉用祈乎不若劉炫之言適與死會者爲得之也葢天下事數之適然每有與其人巧相成者俗少見而多怪遂若鬼神死生之說皆可以作而致且人以其憂懼悔恨之積至於不欲生而欲死則精氣之消磨神智之短減而死隨之又理之無足怪者也吾嘗歎夫世之惡人方其盛強冥心而爲不善弗自覺也及乎氣焰垂盡而良心見焉舉生平所爲負心害物之事

往往形諸夢寐實諸見聞或假他人他事以相徵應如傳所紀非一若果有鬼物憑焉者非鬼之盡能爲厲也皆其人自爲之致異氣得乘而入之也是故君子以善爲常小人以不善爲常善之極忽然而有一言一事之不善不善之極忽然而有一言一事之善識者皆以知其死者惟其失常也然而不善不必死善則旋以死於是小人至死不悟其不善方將悔其後之善斯則所謂大惑終身不解矣而或且以疑天之不許人改惡不知正天之所以深儆人爲惡也

以彼習於不善而徒欲假一二事一二言之善以蓋其一生之不善幸其免於死如是欺人并欺天固天之所必不許也

救日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止三十六。官失之也。抑分野有見食。有不見食。魯史自據魯所見書之也。或言朔不言日。或言日不言朔。或日朔並不言。史之闕也。襄公之年有頻月食者。簡錯而譌幷也。書救者三。莊二十五年六月。三十年九月。文十五年六月。皆曰鼓用牲於社。餘僅書食而已。不救也。何以知不救。以昭十七年六月朔日有食之。與莊文之年同也。而經無救文。傳稱祝史請所用幣。平子弗從。是不救也。故知

救則書救不救則僅書食譏也救日之禮乃先王援天象以設教如臣子之衞君父手足之捍頭目無時而可已者故書紀季秋月朔詩醜十月之交周禮有救日月鼓左傳亦並言日月之眚月食當救而況於日其不限月數明矣而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慢君父而違先王病古禮爲委曲繁重不求其意而務增減其文始有以時俗之變禮爲禮者莊二十五年傳所謂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蓋卽當時魯人之言後爲平子援

以禦祝史謂之其餘則否者也此說本非禮經亦莫知所由剏大約自隱三年始書日食以來經久無救文殆必久有此說以文其慢易天象之非至莊二十五年六月始一遇所謂正月之朔者始異為非常而鼓之又不鼓於朝而於社易用幣而用牲則變禮之中又失禮也然而左氏則第因經之始書救以明魯前此久不救之意而謂之非常若注疏推此六月實七月為前誤置閏者魯人蓋未之知左氏亦未深論并不暇及其救之失禮也至文十五年再遇六月食

再鼓用牲於社。并莊三十年九月之鼓用牲於社。而三矣。魯既專主乎正月。而獨有此九月鼓者。蓋必其時有人。忽省舊之非而一行之。雖小失。實爲得禮。故可無譏。而總發傳於文十五年。蓋自莊末歷閔僖。至此而皆無救文。而復過此六月鼓。則是必以正月之朔爲禮。而餘否矣。則是以鼓用牲於社爲常禮矣。於是直斥之曰。非禮也。又詳示之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是即昭十七年六月叔

孫昭子之所謂禮者。皆渾言日有食之而不繫月數。明乎統凡月救日之禮而言。初不專乎正月之朔。更無所謂其餘則否者也。然而平子禦之。則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引夏書而明之。以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平子之言。由當時之變禮久有此異說。獨去夏正四月為正陽之月而言正月。平子又不學。而誤以正月必為歲首之月者也。太史之言。則第因平子之誤而證明之。以周六月之實夏四

月四月之卽正月未遑深及於其餘則否之非者也其引夏書辰弗集於房云云則明有季秋月朔之文正足以并破其餘則否之非而太史不備及者意取引而不發亦以對執政而異其詞也乎子則不悟也於是并其所謂正月朔者而置之非但餘月之不救而終春秋無救日之禮矣夫季孫以執政且昧乎周六月之實夏四月與四月之卽正月而徒肆其不君君之心固何怪其以末世之邪說誣先王之正經然而昭二十一年七月傳紀梓愼之言則又以二至二

分不爲災其他月則爲災夫旣主於正月則已非特二分二至不爲災矣旣他月爲災則又非所謂其餘則否矣何前後之相矛盾也是葢禮失之久遂至以變爲正是爲非甚而因訛增訛幷其變者失之雖以專門有司第狃於習而不能求其本於是學士大夫從而各出意見於其間入主而出奴妄言而妄聽不顧其破綻之日多者比比然也左公之爲傳葢特合前後而幷紀之以著其顯相矛盾之失示後人參考自得之也惜乎杜預之注似猶未喻斯旨而直以唯

正月朔。其餘則否。爲禮之正。實劉炫。孔穎達。稍能言之。孔亦未免依違也

昭二十一年傳。疏載劉炫之說。甚正。詩十月之交疏。與此疏可竝觀。案傳。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夫同道相過而食。則侵逼尤甚矣。安得云不爲災。分至之月。亦非必皆日食。安得以爲自然之常理乎。足知此特梓慎妄說耳。是時魯君弱臣強。昭公之問。毋亦有感而發。梓慎畏執政而不敢正言。暫爲飾說。亦猶申豐之對大雨雹而歸諸藏冰。皆以黨季

氏也然左氏則旣有唯正陽之月其餘則否之文於前而又紀此於後且與七年所論魯衛惡之正屬分月事者不合矛盾良非一端吾故以爲皆當時變禮者爲之宜其破綻立見左公樂得而備著之如斯之類讀者不可不熟察於語言文字之外者也

六羽解

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羽非羽籥之羽乃行列之義觀左傳首言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結之以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明是以佾字釋經羽字舞者兩階成行分列如鳥羽之左右然故以羽言之公問羽數乃問行列之數統文武舞而言之舞先武後文故傳首言萬公羊宣八年傳所謂萬者干舞也籥者羽舞也則不得舍萬而獨問羽自何休不信左氏將萬之文泥於經文羽字爲專指羽籥之

羽。於是為之注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杜注雖不用之。而未免為其所奪。故於將萬焉以萬為舞之大名。於公問羽數。以為執羽人數。不知萬既舞之大名。則兼文武明矣。公何獨問羽乎。至胡傳全主何注。而羽遂專為文舞。不知何注本屬偏聽。無實證。周官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並非大武始兼武。而大濩獨以文。魯頌閟官。又漢儒所傳為姜嫄廟者也。其詩曰。萬舞洋洋。何嘗獨奏文樂。則亦足以見何之不確。而羽非羽籥之羽。左氏以佾釋羽。同

爲行列之義審矣又佾字从人从八明以八人爲行所謂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者第減行數非於每行之中又減人數疏載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四四爲四八三十二二二爲二八十六葢樂備八音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佾字从八人而八佾六佾皆謂之佾若以何氏杜氏說六佾何足言佾至士二止四人豈復成樂善乎宋書樂志載太常傅隆之議獨是服而非杜幷援左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說深得以經證經確義而惜乎時無

識者贊成之致事不施行遂以千古不破也予嘗謂古說儘多偏蔽杜注左善矣而蔽亦不少且如宣八年萬入去籥公羊既釋爲舞又分言有聲無聲杜氏因之云籥管也曾不思管籥相似而不同此籥並非所吹之籥乃舞者所執之籥不主乎聲又何有無之是較邪抑觀經之書去籥昭十五年書籥入傳稱見舞象箾南籥者周官有籥師詩曰籥舞笙鼓以籥不僭大率言籥多言羽罕唯虞書一言干羽非周人語益知六羽之羽非以執羽人數言之較然矣

或問然則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范注夏大也謂大雅何歟曰夏者樂歌之大名穀梁未必爲羽字釋范甯亦襲何休援禹貢夏翟爲說耳然何注且以羽爲鴻羽皆古說畸異胡可勝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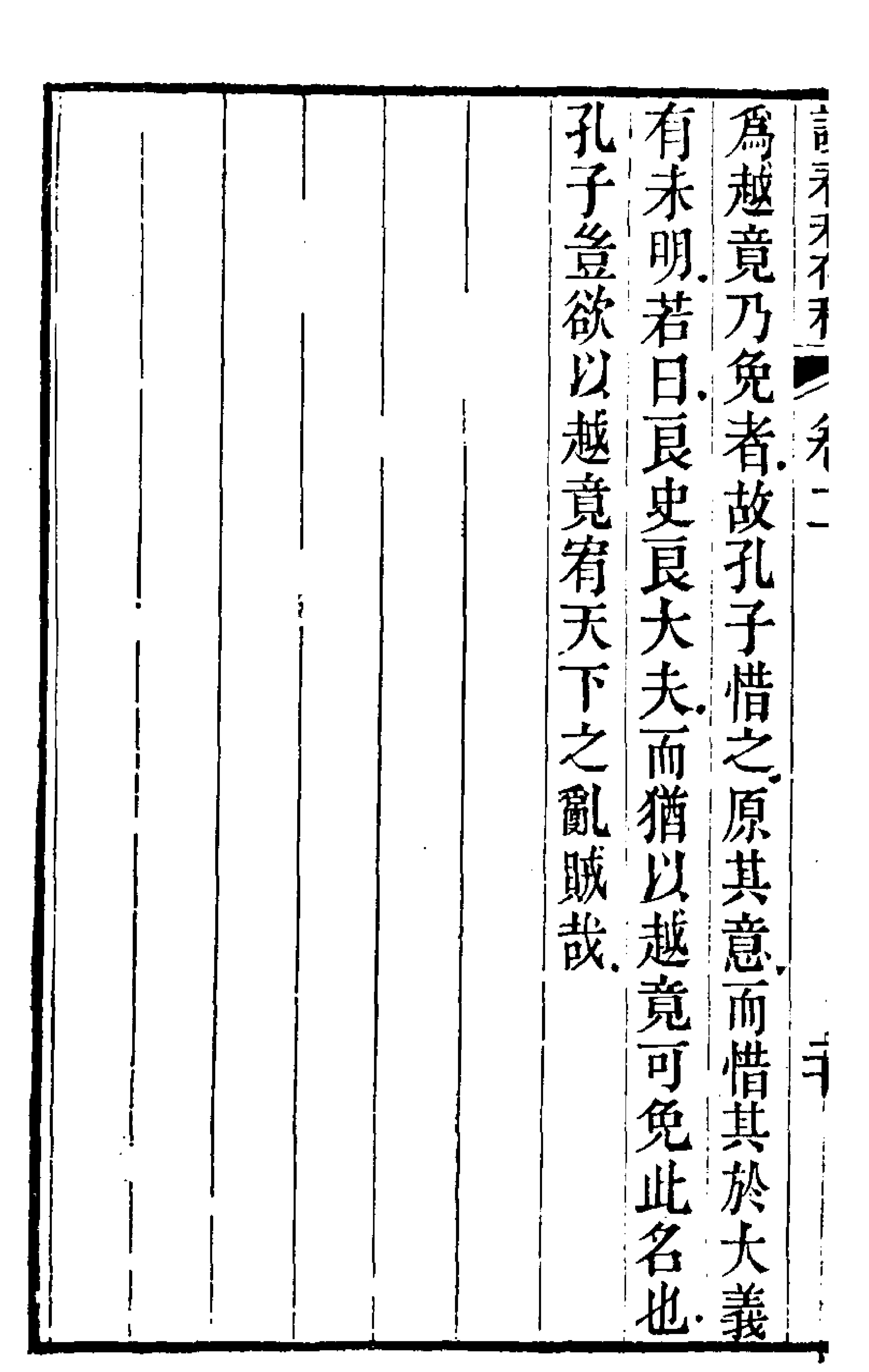
肆夏解

金奏肆夏之三，案國語，言肆夏繁遏渠，文王大明緜，二文對舉文王大明緜是正舉本名，則肆夏繁遏渠亦當各舉本名，不得又以肆夏一名繁，杜說蓋不確。劉炫，呂叔玉以繁遏為一，渠為一，自較直，而孔不從之，非也。唯是九夏既無適考，以鄭康成博學好奇，獨於肆夏直斷為崩亡，不敢附會詩篇，則知以肆於時夏立說，殆可不必矣。而今之詩集傳，猶載呂說，蓋第存以傳疑，可耳。記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正

與此享穆叔。一時事。晉方用以享大夫。於是文子遂得自用之矣。記又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恐亦記禮者雜摭當時言之。抑豈所謂賓。卽元侯與。而其文與周禮。皆專言奏。傳於下兩言工歌。此別言金奏。固當有聲無辭。

惜也越竟乃免解

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杜注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林氏非之云當爲遂奔他國則弒在出奔之後可免弒君之名予按杜說固非而林亦非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趙盾之弒君彰彰矣已與君鬬而出而賊君者卽已私人則弒君非盾而何其能以越竟遂脫然乎哉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宣子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蓋皆以



爲越竟乃免者。故孔子惜之。原其意而惜其於大義有未明。若曰。良史良大夫。而猶以越竟可免此名也。孔子豈欲以越竟宥天下之亂賊哉。

緩作主讀

僖公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云云緩作主三字句注疏以此傳當次在文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下者是也其謂僖公實以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葬故傳云緩則是截緩字屬上葬僖公爲義作一字句讀之非也凡葬之緩急第須按經書月數而可知之傳故不論葬緩而論作主僖公葬以文元年作主在二年傳因葬遂論作主之禮明葬後卽當作主今葬而不卽作主故曰緩曰非禮若如杜讀緩屬上

句。則登上句譏葬之緩。下句乃譏作主之非乎。僖公之薨。經書在十二月乙巳。葬以四月。中間閏三月。喪不計閏。正合五月而葬之數。傳自不得譏葬緩。自杜推長算。以乙巳乃十一月十二日。斷經十二月文誤。而劉敞趙汸議之。萬斯大是之。愚觀三十三年。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下即承以隕霜不殺草。若十一月。則今九月。不得以霜不殺草為異。固知經十二月不誤也。殆乙巳誤耳。信如杜言。乙巳乃十一月十二日。則十二月上旬得己巳。中旬得乙亥。乙或己之訛。巳

或亥之訛歟杜氏推校經傳所書月日或言傳誤或言經誤後之論者或信之或疑之要亦互有得失經傳亙不無偶訛若此傳之非譏葬緩而緩作主三字之非可斷讀則易見也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朱子嘗議其與禮喪三年不祭者不合今崑山徐氏乾學曰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而言何爲泛及於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蓋卒哭

而祔。但祔祭其主於祖父之廟。祭畢而反於寢。是時死者未嘗有專廟。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故曰特祀於主。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專享一廟。故曰烝嘗禘於廟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自與儀禮禮記悖耳。此說載讀禮通考。張尚瑗左傳折諸採之。亦學者所當知。并附錄焉。

會吳于柤補注

襄公十年會吳于柤。注。柤。楚地。頗疑諸國不當於楚地爲會。注葢誤。近天台齊氏召南注疏考證按。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南。若果楚地。晉宋諸國。安得會吳於此。杜云楚地。葢由後溯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卽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偪陽國。是柤卽近偪陽之地。旣會于柤。卽滅偪陽耳。傅陽故縣。在今嶧縣南。柤。卽嶧縣泇口也。議論考訂。俱明確先得我心。特錄出別存之。注旣于下偪陽云。今

彭城傅陽縣則上柤當云偪陽近邑下亦當云時偪陽國屬楚諸國在其地會偪陽子不出故既會而滅之杜偶疏略耳宋眞宗與查道語問及姓源對以春秋會吳于柤爲地名受氏事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亦未能知柤之以水名地也

暨齊平補注

昭公七年經書春王正月暨齊平猶之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書法一也而彼言及此言暨傳文齊求之也與公羊言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穀梁言以外及内曰暨者適合自當爲魯與齊平無與燕事經文本不與上冬齊侯伐北燕相承傳文亦專釋經本條並不與上下傳連若其相承相連也者則上文以齊爲主此又齊求之於燕經當書及燕平或書燕暨齊平上傳止載晏子云云㓜未及燕人一語皆不得於

此突接曁齊而省去燕字。使文不明順也。下傳明言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是燕之求於齊矣。亦不見有齊求之事也。然而杜注。乃獨以爲燕齊之事。而上下誤合之。尋其所以誤合者。徒見本年鄭人相驚以伯有。傳有齊燕平之月。指爲傳所舉經文。孔疏亦云然。不知傳第舉傳文。非經文也。其與鑄刑書之歲二月。齊師還自燕之月。皆經所不備之事。傳有之而舉之者。何獨齊燕平之必爲經言。燕行成。而齊受賂與之盟。是卽平矣。何必卽經所書之平乎。故疏亦載穀傳。

及賈逵何休。以此爲魯與齊平。并云賈君爲得也。但不敢深違杜。至胡氏傳乃定案耳。至齊所以求平於魯之故。則傳未有考。諸說亦少發明。是不可無以補之者。葢當爲襄二十五年崔杼伐我之後。二國成讐。二十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而魯未有報聘之使。及慶封來奔。則傳記齊使來讓。三十一年又記陽州之伐我問師故。昭公卽位以來。勤勤於晉楚。而與齊不聞一介往來。二國之不平久矣。故至是齊求之。而魯暨之也。下經遂有叔孫婼如齊涖盟之書所以報齊

也。以經傳證經傳。亦可以豁然矣。

公如齊觀社補疏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公羊以爲外淫穀梁以爲主爲女往左傳但曰非禮而不詳所觀之何爲注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正義引魯語及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薳啟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爲證案觀社猶觀蜡皆因賽神之餘而相聚會以爲樂盎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其源本於周禮其後沿爲民俗今之廟會社戲猶其遺意蜡獨行於冬社則兼春秋故族師職春秋祭酺鄭氏箋詩百

室盈止謂有祭酺合醵之歡是也詩之以社以方秋社也月令之擇元日命民社春社也此周正之夏乃夏正之春所以有觀社之事其必如齊觀者齊富強而俗夸詐習於田獵馳騁鬬雞走狗蹋踘其社大抵稱盛故得使客觀之以示侈則所謂軍實者亦飾軍容為游戲而非先王之蒐明矣又風俗通社南氏社北氏其先出自齊倡鄭樵氏族略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北者因呼為氏然則倡優多憑社而居蓋至唐宋人小說猶有社火社首之稱社久為褻

世男女徵逐之場此又公羊以爲公之外淫而穀梁同譏爲女往者戴備論之以補孔疏

鄒繹補疏

宣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與前文十三年傳。邾文公卜遷於繹。注無異詞。是一繹矣。既爲邾國都。何得爲魯取。而邾尚未滅。故疏兩言更別有繹邑。今魯取之。非取邾都也。亦因繹山爲名。蓋近在邾都之旁耳。補救甚好。但於兩繹前後所在。迄無可指實言之。今之鄒縣。相傳即古邾國。孟子林廟。與繹山（今作嶧山）尼山在焉。其西連古任城。（今濟寧州）南迤嶧縣。北距曲阜。甚近。蓋初本邾地。其後嘗

爲魯取而屬魯。考僖三十三年。經書公伐邾取訾婁。注疏無解。公羊經作取叢。疏謂叢有作鄒字者。亦不言其地。以質史記侯表。叢侯下索隱曰。叢音緅。漢表作菆。在平原。今平原無菆縣。此例非一。葢鄉名也。知叢字古有鄒音。訾婁亦鄒之切音。是正鄒縣間地。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史記作陬者。與繹實一處而區二邑。聖父嘗爲其邑大夫。故稱郰人。而聖母禱於尼山。亦以治內山川也。自僖先取之。故詩稱保有鳧繹。則與邾國近偪。邾於是有遷繹之事。疑近今嶧縣間。及

宣公時又取其旁邑之同名繹者所謂魯擊柝聞於邾矣孟子之爲鄒人猶孔子之生陬鄉孟氏旣魯族鄒嶧又魯境而不稱魯人意必春秋以後邾有攻魯而復其舊封因定國名爲鄒者歟惜史書之缺失也

饑而不害之意但文有遺闕耳感精符考異郵葢兩紀之乃杜孔旣不收范楊亦空寂豈以事出緯文槩棄耶聊述而爲之補

穀梁錯簡

穀梁傳有錯簡。向來讀者罕是正。莊三年葬桓王。傳改葬也云云。至不志崩失天下也止。傳義本不確。范注已言之矣。其下忽接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一大段語無頭緒。與上全不比附。疏謂傳因論天子崩葬。故明其別稱也。則經文葬桓王。並非王稱始見。何勞於此突發渺論。或漫詫爲古人文字不測處。

毋亦好奇之過。及讀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語勢似了不了。以釋前段尊稱卑稱文意明白獨陰不生以下五十一字實當在此見一稱也之下者。蓋因經書天王之文常。天子之文特。而矜言之。先之以曰天子何也。終之以其曰王者。正相關應。以明皆尊稱。一則本其所生。一則因所歸往。非有褒貶異同也。傳本舛失。遂至誤倒於前耳。又如成元年冬十月經無事。傳有事。非例也。范氏不察。季孫行父禿云云。一大段之當爲二年戰鞌

傳或首或尾而誤移一簡者乃疑經冬十月下當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凡古書錯亂大都脫於前而錯在後亦有本後文而錯在前然莫如成八年之躐置莊三年隔越爲太甚宜說者之罕致疑與

陸廷樞曰獨陰不生云云確然當繫成八年天子條下文義貫徹吾師始發之此心得獨見不刊之論讀經者當尊從也

讀春秋存稿卷二終